

民 國 文 獻 類 編

歷史地理 卷

929

民 國 時 期 文 獻 保 護 中 心  
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
編

國  
民  
文  
獻  
編  
類

民 國 文 獻 類 編

歷 史 地 理 卷

929

民 國 時 期 文 獻 保 護 中 心  
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
編

2812-6  
101929

國 家 圖 書 館 出 版 社

201773104

第九二九冊目錄

粵派拳師陸阿采別傳 朱愚齋著 華字日報，一九三六年出版

\* \* \* \* \*

周夢坡先生年譜 周延初編 一九三四年出版

.....

粵派拳師陸阿采別傳





# 序

吾國體育之事。至今日而特盛。門類區分。不遑枚舉。其尤足以強壯體魄。鍛鍊身心。增進自衛之能力者。胥不及吾國固有武術之收益爲大也。武術派別。亦至夥矣。南北既殊其宗。各地之能自成一家者。又不可勝數。要皆有其矩矱之相沿。竅要之所以在。窮究深研。然後卓然成獨到之詣。惟師承相繼。率皆各秘其傳。或欲傳之而又繙於文字。遂使各派技術之精要。莫由廣傳於世。以振展其國術。斯亦體育之憾事也。朱君愚齋。夙從名師遊。於武術能探其秘奧。於先進之珍聞軼事。聞見獨多。而文筆條暢。又足以達其所欲述者。使人讀之而神往興發。

焉。其所爲武俠小說。久已傳誦一時。本報晚刊所登陸阿采傳。尤爲其年來得意之作。出版而後。以另刊專書爲請者。積函盈尺矣。因再加以編校。裝印成帙。藉酬愛讀本報者之雅意。抑以廣國技之流傳。而於振興體育。似亦不無少補也。區區之意。如是而已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秋夢廬誌于華字日報編輯室

國術

稗史

# 粵派拳師陸阿采別傳

朱愚齋著

憶幼年讀坊間所售說部。其專談武俠者。皆誕謬不經。彼其所談。不曰口吐白光。斬人於千里之外。卽曰一縱跳之間。在數十丈外。甚致其所序之人。所用器械。重量有數百斤者。夫重有數百斤之械。置諸手中。運用能否靈巧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不獨此也。其所序搏鬥之形勢動作。絕不能闡明及依據武術之真義。僅籠統說大戰數十回合而已。而不知所謂大戰數十回合中。其雙方攻守之勢若干。變化之法若干。安能但以「數十回合」一語便完其說。此其爲門外漢之言可知。近者平江向愷然先生。精通國術。其所爲武俠小說。文中時有能解說國術微妙處。予以是樂讀其文。又幸得從林世榮先生遊。先生以精研國術名南土。門弟子至數千人。習技之餘。語予陸阿采先生軼事。陸阿采者。是爲林世榮先生太老師也。而林先生述其事。饒有興趣。事亦曲折變化。往往出人意外。屢思爲文紀之。以存當日武士道之雄風。牽於人役。積久未爲。日者勞緯孟潘孔言先生。不以予爲不文。徵予爲談論國術之文。以其事既足引起閱者興趣。且有裨國術。乃貿然諾所請。述陸先生略歷。綴以成文。以訊世之好讀

粵派拳師陸阿采別傳

武俠小說者。然予爲武人。文字確非所長。今爲茲文。祇求紀述真確而已。文字工劣。非所計也。讀吾文者。幸賜教焉。而勿譏爲濫竽充數也。則受益多矣。

乙亥十月中旬

愚齋自識

武術爲我國最高深微妙之藝事。上下五千年。其仗武術以止亂禁暴者。不可勝數。抑亦彰彰可考。然最古之武術。創自何人。書闕有間。不可考矣。大抵緣於人類初生。與羣動物。飛不如禽。走不如獸。牙爪喙角。亦非其敵。於是自衛自存之道。乃不得不視爲急務。則或以鬥爭之經驗。更或師有取於動物自然之武力之特長參悟手法。以自衛其生。而武術乃由是而著。其後歷代英豪。提倡研究。不遺餘力。術益顯著。宗風相乘。大盛於隋唐。微衰於宋元。至明代而復振。及遜清康乾間。其術益漫衍於大江南北。極一時之盛。當時武士皆師承少林。蓋少林自達摩創十八羅漢手法後。繼其衣鉢者。礪精砥神。朝夕研求。以悟其他手法。絕技以是日昌。自時厥後。名手輩出。如洪蘊禪師。覺遠上人。秋月禪師。澄隱上人。獨杖僧。一貫和尚等。皆少林派中傑出者也。其後少林寺燬於火。僧衆星散。術遂流入俗家。吾學亦得其正宗法眼。首得其傳者。爲高要蔡九儀。九儀之後。少林宗支。日盛於粵。以是羣武士中。有十虎之稱。十虎者誰。曰黃澄可。曰譚濟筠。曰黎仁超。曰蘇乞兒。曰鐵指陳。曰周泰。曰鐵橋三。曰黃隱林。曰蘇黑虎。曰黃麒麟。均以武術名當世。爲藝之工。一時無兩。十虎名未布世之前。享大名於粵中者。爲陸阿采。陸阿采者。廣東駐防旗人也。幼喪父母。依其族叔爲活。叔遇之虐。衣食恆缺。阿采

苦之。悄然逃他方爲傭。其時才十二歲耳。伶仃孤苦。艱苦備嘗。雖暫得安。而追懷父母在世之遇。己。未常不痛哭流涕也。終日悒悒。無法以遣。以是工餘輒遊於市。藉茲遺悶。一日。其所居附近。有齋神演劇者。阿采獨往觀之。至則觀者雲集。已無立足隙地。且己身短小。今立衆後。雖以趾樹地。亦不能遙望台上角式。只聞其聲而已。因冒死從觀衆跨下匍匐進。欲覓地駐觀。迨及戲台之下。事有出入意外者。台前有餘地數尺。無一人屹立於內。獨一僧負手爲觀。奇之。溜目四顧。僧所立之外。列觀者如蟻。阿采年少貧識。心雖引以爲異。然以己有餘地可立足。其他不暇計。起而立於僧後。顧僧軀甚偉。視線爲蔽。阿采又越其前以立。甫越僧前。而兩旁觀衆之目。不注視台上。而集於阿采一身。阿采猶不之覺。仰其首以觀劇。觀視間。忽有言傳入於耳。謂是子殆矣。竟敢越過老虎之前以觀劇。是送死也。繼又有謂虎雖兇殘。諒不爲孺子毒者。入耳恍心。始知僧爲惡人。如不然。烏有旁觀之人。謂其爲虎者。急反身視之。僧笑容可掬。一無兇悍之色。阿采遂不復置念。立其前如故。頃之。忽覺爲人提置腋間。挾之而行。大驚視之。挾己者爲僧也。自計今爲其所挾。命必從此休矣。因奮力擣拒求擺脫。掙扎久久。莫動絲毫。且感其臂堅實有如鐵鑄。急極。奮拳擊僧軀。第其軀復堅實如金石。自知不能以力求擺脫。乃爲辭哀其釋手。僧不顧。挾之行如故。阿采大恐。求擺脫之心益急。張齒噬之。顧其肌肉又如木石。阿采遂自計必死於僧手也。乃閉目一任其挾之以行。耳際風生。不知歷程幾許。久之。忽覺其投之於地。體軟處棉軟如茵。睜目視之。身在茅草中也。急躍起。睜目四顧。僧閉目趺坐蒲團。鼾聲咻咻。

一若從夢裡來者。而今所至者。爲古刹。闌寂無別僧。壁旁有門。門不加鍵。可通於外。因念不  
速奪門逃脫者。遲不可復得機會矣。遂奪門而出。既出寺門。入於日者。尤驚心動魄。蓋寺位於  
削壁之上。僅有狹路可通山下。伏崖俯首下視。距地千仞。苟一失足。骨碎肉糜。俯視之餘。手  
顫足軟。自知不能逃脫。乃復入寺面僧。而僧仍閉目趺坐。憤其挾己置於絕境。又前而拳其頤。  
至於是。僧始啓目曰。汝胡爲也。阿采怒曰。汝猶作此語乎。吾與汝何仇。而挾吾至此。汝知之  
乎。吾今不能歸家矣。僧笑曰。汝手足俱備。而非有繩索縛汝者。何故不能歸家。阿采頓足哭  
曰。汝置吾於削壁之上。吾奚能自歸。汝當速負吾下山。僧曰。苟如汝言。汝自審下此削壁後。  
能自歸家否。今告汝。茲地距汝家。已有數百里。縱能下山。亦不辨途徑。徒膏虎狼之吻耳。汝  
其思之也。阿采大哭曰。夫如是。汝置吾於死地矣。又曰。汝今挾吾至此奚爲。僧曰。汝自思  
之。吾挾汝至此奚爲者。語發。阿采忽有所感。則曰。汝今挾吾於此者。是否欲吾供汝之奔走。  
曰。非也。請再思之。阿采復曰。然則欲吾披剃佛門。爲汝之伴侶乎。僧亦言非也。且謂子無清  
冷骨格。烏足皈依三寶者。其語如此。阿采遂爲沉思良久。忽大悟曰。是矣。汝之所欲者。吾思  
得之矣。是否欲納吾爲弟子也。僧撫掌曰。善哉。善哉。子之能會吾心也。速聯聽訓。今納汝爲  
弟子矣。於時阿采自顧無法下山。且父母俱喪。孑然一身。亦無可繫念者。爲其弟子。亦何害。  
念至此。欣然拜於座下。由是師事僧。僧授以武技。誠其須刻苦耐勞。方能達功圓行滿之城。其  
始也。僧日必引之下山汲水。取水不以竹竿肩挑。而以手挽提之。盛水之桶。又爲鐵製。桶底尖

而不平。不能稍置道旁以求少息。必勉力挽之歸寺。始得息焉。初甚苦。久之亦安。寢且日數往返。泰然不覺勞苦。僧始語之曰。汝知吾日命汝往汲水之意乎。曰。弟子未知之也。願師明以告我。僧曰。吾之日命汝提鐵桶取水者。乃有絕技存乎其間。蓋鐵桶底尖不平。不能稍息於道。稍息則水必傾。且此桶之重量。不下三十餘斤。更益以水。重量倍也。挽之以歸。非注全力於手足。不能行。而所履之路。又爲斜削崎嶇者。斜削崎嶇之路。腕力足力。非異常貫注。更不能行。苟畏苦者。必不能提水歸也。吾又何故予汝此種苦功也。實欲使汝橋手步馬於不知不覺間。自成堅固雄邁而已。蓋吾夙知世之習技者。每苦踞莊。及鍛鍊橋手之事。如橋馬不堅。何以應敵。譬諸崇樓傑閣。任其上爲畫棟雕樑。而曾無有地樁者。其傾頽也。可立而待。以是技擊入門初步。踞莊不容忽視。不獨藉此練氣下行。增長足力。且可血氣上浮。軀幹有上重下輕不打自跌之弊。此理甚庸。而悟者絕鮮。是皆馳騖高遠。不肯先下根本苦功。縱其手法精妙。亦不足以禦大敵。子不觀夫秋葉遇微風而墮。非其不著於枝。獨著於枝者不固耳。莊步亦然。吾既能洞悉此弊。故不能不變法使汝自成莊步牢固。用心之苦。亦可知矣。阿采大感。再拜而謝。益淬厲以習技。下功之勤。出夫僧意料之外。僧嘉之。益出其技以授。荒寺無日曆可觀。阿采不知留寺歷若干歲月矣。一日。僧忽市酒肉歸。與阿采共酌。而於飲食間。忽詢阿采曰。汝知留居此寺已若干年乎。曰。弟子不知也。僧喟然曰。今將別矣。當爲汝言之。汝留居是間。已歷七年矣。然於此七年之中。吾默察汝之造詣。雖不敢謂爲已達於神化微妙之境。然亦有人所難及者。蓋汝能刻苦耐勞。

功勤不苟。而又能於一法之中。悟解變化之理。卽此一端。已詣『神而明之。存夫其人』之境。一切已能領會矣。故吾心亦安。今將別矣。願盡一杯。以誌永思。阿采伏地頓首曰。弟子荷恩深重。願終身事師不別。僧歎曰。子之見亦左矣。人生聚散。亦有前定。勢難倖免。縱親如父子夫婦。亦永無長聚不散者。况吾遁迹禪關。久已如孤雲野鶴。無須伴侍。子既能尊師重道。亦非無相會之期者。惟今將別矣。吾有數言贈於汝。汝其謹聽之。技擊雖小道。而亦爲修心見性。且得大解脫之工夫也。夫解脫云者。乃佛氏明心見性之真諦。非凡夫俗子所易領悟。以技擊小道。遽言能參佛理。似未免陳義過高。或且譏爲故神其說。以炫庸人。而不知佛氏之所謂解脫者。推而廣之。卽世間萬事萬物。其能入於耳目者。無論其爲怒也。惡也。恨也。厭也。煩惱也。及一切逆心忤耳之橫暴等事。皆可目空一切。視若無有。以自求解脫。而解脫之旨。實爲技擊術中之要旨。蓋人生於世。易爲五根六塵所纏縛。不求解脫。則無論所操何業。所習何術。意氣用事。必不免流於好勇鬥狠。卒至償事殃身。此固比比然矣。况習有拳技之人。其爭勝逞強之心理。更盛於常人。苟益之以不平橫逆等事。其不勃然而起。劍及履及。以求洩憤者幾希。以是而辱名喪身者。又比比也。故解脫之旨。在技擊家。尤爲不容忽視。不獨此也。技擊工夫。至無涯岸。天下名手巨子。指不勝數。自視過高。動輒搏鬥求勝。苟不幸而與名手遇。鮮有不肢體爲之殘廢者。此吾之所以斤斤以此語汝也。子其勉乎哉。阿采再拜受教。酒罷檢拾衣囊。灑淚而別。旣別僧。悵悵莫知所之。差幸步健如飛。傍晚已近市鎮。腹已餓矣。乃過飯店爲晚食。才踞坐。有二人

自外進。前者長身肥白。後者尪瘠如病夫。二人擇座後。役叩所需。曰。爲我取牛肉二斤。豕肉斤半。炙鵝一頭。白飯一斗。醇酒二瓶也。阿采隔座聞其語。甚訝其食量之宏。因竊觀其能竟所備否。已而肴酒陳案。二人對座飲食。虎囁狼吞。勢如狂風掃葉。諸物頃刻而盡。於是阿采甚異之。念平昔見聞。肥人食量。或能倍常人者。瘦者殊罕見。乃今有之。其必有異於常者矣。因故緩其食。坐觀二人今後之舉止。其後二人給值出門去。阿采亦急起出門潛尾之。二人且行且談。時發狂笑。時作細語。其言談舉止豪邁灑脫。殊於流俗。久之。抵一古廟。廟有石階。可十數級。階前爲曠地。左右列有石獅子。獅體甚偉。二人息於階上。敞襟納涼。胖者言今中酒甚熱也。瘦者笑謂體胖之人。類多如此。非獨於汝爲然也。今既苦熱。脫衣爲宜。胖者遂解去上衣。衣旣解。肌肉大布。然其肌肉不獨晶然如雪。且甚壯實。旣脫衣。徘徊納涼。爲狀殊適。頃之。忽爲語語於瘦者。言日來跋涉於途。無暇從事運動手足。今忽技癢。與汝一較臂力。看誰能舉此石獅子者。瘦者笑謂殊佳。亦欲一觀汝之臂力能增進幾許。當斯時也。阿采伏於暗隅爲遙觀。今聞其語。益努目以視。乃見胖者先向石獅審視良久。而後展開馬步。運用兩手。將石獅首尾堅執。奮力向側一移。石獅應其手動。至是胖者益奮其平生之力。向側力扳。石獅益隨其手向側以傾。寢聞其大喝一聲。將石獅橫抱而起。顧才入抱。力即不繼。立釋手放下。搖首言石獅體量甚重也。瘦者曰。若是乎。吾少欲仗之以驗吾力。遂移步至石獅之側。展開四平大馬。先以左手橫穿石獅腹間。繼以右手力持獅足。喝一聲起。石獅遂爲其所擎。不獨此也。且能擎之行三數

步。然後復置原處。至於是。肥者鼓掌大頌之曰。勇哉。君之神力也。吾不及汝矣。阿采目覩心傾。采聲不期衝口而出。聲既發。二人立喝問爲誰。阿采出而禮之。言拜瞻二位師傅神勇。頓萌仰慕之心。以致語驚師傅。乞恕無狀。二人聞言。立以目注視阿采上下。良久笑曰。汝能久立窺視吾等角力。汝必爲道中人矣。如不然。烏能耐立若是者。願無吝所長。以福吾目可乎。阿采遜謝。自言於武技雖略涉藩籬。奈所得者都爲糟粕。不敢自暴其醜。見笑方家。二人不許辭。督使演技而後已。阿采念習技以來。技之優劣。無由以別。今於人前爲之。或由是而知所學深淺者。遂將手一拱。說聲恕無禮。隨展開馬步。運掌揮拳。兔起鶴落。爲演一路拳法。藝已。二人訝曰。汝之姿勢。殊有來歷。全拳手法。與吾等同宗。敢問尊師何人。曰。少林寺僧也。二人大笑。曰。風塵中不期與宗支之弟子遇。亦前緣也。雖然。以子今之手法步勢論。功尚欠二三。未得稱爲全材。念宗派之誼。烏忍汝功虧一簣者。當爲汝造成全材。今授汝一函。持之按址往訪書中之人。示以書。彼當有以益汝技也。遂以書予阿采。阿采謝曰。感兩君之助。愧無以報。乞賜姓氏。以誌不忘。胖子曰。吾名十傑。而瘦者亦謂吾名十傑。言已披衣逕去。不復回顧。行止奇謫。阿采益異其人。念彼二人者。何爲都名十傑也。久思亦不解其故。遂置之。姑懷書按址往訪書中所指之人。跋涉月餘日。始抵其境。按函中之址訪之。至則爲居民住宅。有老嫗縫衣於門次。阿采禮之曰。恕唐突。敢問是宅爲李翠屏先生所居乎。曰。然。阿采復問李翠屏今在家否。嫗聞言。臉頓布詫異之色。立輟所事。反詢曰。汝以何事來覓翠屏者。阿采謂爲友人所託。懷書欲面呈於

翠屏先生。媼遂注視阿采上下良久。始命少待。反首向內呼曰。翠屏。汝其速出。今有人來覓汝矣。旋有聲自內遙答。謂命其少待。吾事畢即來矣。聲嬌如女子。阿采耳之。陰念今來覓之人。其果爲女子者。我亦太冒失矣。蓋禮教律人至嚴。男女不宜於無故接近。且彼與我旣非戚畹。而亦曾未謀面者。今貿然踵其門訪之。無怪媼有錯愕之色也。雖然。事已至此。悔亦無及。縱彼果爲婦女。以禮遇之。亦不涉於嫌疑者。念至此。乃整襟正色立門外以俟。頃之。有一妙齡女子自內出。媼指而語阿采曰。此卽李翠屏也。如有言。可於是盡說之。阿采正容先禮之。而後探懷出書予女子觀。且言於古廟所厯之事。翠屏展誦後。笑語媼曰。二師兄亦狡猾矣。彼旣欲成全來者之志。可直接書薦於吾師。胡爲多此舉也。媼亦笑曰。彼之用心。吾亦能忖測之。蓋以汝夙爲至善禪師所鍾愛。凡有言。無不納者。故其書薦於汝。使彼易得進身於少林寺中也。翠屏微笑點首。遂叩阿采姓氏。阿采具告之。媼始肅阿采進屋內。市酒肉款之。三人圍座而食。飲食間。翠屏叩阿采棲身於武技中。歷時有幾。阿采言已有七年矣。翠屏耳之。沈吟半刻。始曰。習技已有多年。成就亦不致如全無基礎之難者。今據書中所云。汝爲宗支弟子。同門之誼。理當助汝。然汝知之乎。古廟所遇之人。其人乃吾之師兄也。一曰童千斤。一曰黎伯符。二人者。悉爲吾師座下高弟子。爲藝之妙。世罕其匹。苟能如願。汝當萃力赴所學。毋負吾曹作介之苦心也。至是阿采始悉翠屏爲少林苗裔。起座拜謝。食已。翠屏草一函予阿采。復誠之曰。吾今予汝此函。可袖以往謁吾師。第吾師之性與流俗者殊。宜謹事之。縱有斥責。亦不可稍存芥

蒂。久則自款洽矣。阿采再拜受函。別翠屏就道。水陸兼程。數月後始抵少林古刹。出書告寺僧來意。寺僧引入謁至善。阿采拜於禪床下。袖呈翠屏薦書。至善展視之。且讀且笑曰。小妮子亦多事哉。今猶欲老僧再嘔心血耶。隨語於阿采曰。汝能苦心孤詣如此。衲亦嘉汝此志。然寺中向例。不可不先爲汝告。凡來寺習技者。其歸也。須俟諸功圓行滿。否則縱有父母之喪。亦不許離茲地半步。此非老僧固予習者以難題。實欲凡從吾門下者。皆成名手。方不致有墮少林聲譽。且寺中門戶守望極嚴。凡孔道能通於寺外者。皆遍佈機械。復有寺僧輪值司守。非有衲之意旨。縱魯生二翼。亦不能飛越也。故一入此寺。技如未完滿者。必不任其歸。又曰。衲秉承先師遺訓。凡進寺習藝者。除吾之誠語外。復告以先師所訂之十戒約。緣佛氏以慈悲救世。非以技毒衆生。立茲戒約。純爲以範習者之品德而已。蓋恐其或忘佛門設技之本旨也。垂訓至今。衲守之不易。今納汝爲弟子。此戒約尤爲不可不談及。汝其諦聽之哉。一。凡進寺習技以強健身體爲旨。宜朝夕勤功不怠。二。宜深體佛門慈悲憫世本旨。縱於武技精嫻。祇可備以自衛。切戒妄逞血氣之私犯。好勇鬥狠。犯者與違反清規者同罪。三。平居對于師尊。宜敬謹將事。不得違抗及傲慢。四。對于儕輩。須和順溫良。誠信不欺。不得恃強凌弱。任性罔爲。五。技藝成就出寺。立身處世。宜以忍辱救世爲主。不得輕於人前炫技。六。凡屬少林師法者。不可逞憤相較。設偶爾遭逢。未知來歷。則先以左手作掌。提與眉齊。相對之人。或爲同宗。則以右掌如左掌之式答之。相示機密後。彼此尤須愛敬。以重同道之誼。七。酗酒食肉。爲佛門大戒。宜敬謹遵守。蓋酒能亂性。肉可昏智也。